

第五章 鄉里關懷與教化實踐

探討南宋陸門學者地方教化的活動，上文主要把焦點擺在他們仕宦之時，觀察他們如何在任職的地方進行教化。最後藉由許多例證得知，陸門學者對於地方教化的重視。那麼，對於自己所生長的家鄉，他們是否也是同樣地投注許多的關懷在自己家鄉的風俗與教化上呢？態度是否有所不同呢？下文便是針對此一問題，根據陸門學者的文集資料，來作一番討論。關於這部份的討論，將分成三個方向來考察陸門學者對於家鄉的關懷。第一：陸門學者對於鄉里的家庭倫理---孝觀念的強調；第二，則觀察對於家鄉的問題，陸門學者又是以何種態度來處事呢？最後則是討論陸門學者對於全鄉百姓的民生關懷，有何具體行動。希望藉由這三個小節的討論，能夠將陸門學者在家鄉的教化形象，具體地呈現出來。

第一節 家庭倫理的關懷

至於鄉族倫理的發展，陸門學者是否有亦有其關切的重點呢？由上面的章節可知，對於百姓落實道的重點，陸門學者勾勒出一個具體的實踐目標—孝。所以，無意外地，在面對自己家鄉的家庭倫理時，仍然以孝的闡揚為重點。陸象山的文集中，關於孝理念的詮釋，多還是依據經典來論義，或是用來讚揚某某人的品格。大體上，象山對於孝還是著重於義理的闡釋。孝乃是擺在他的本心說之下的一項德目。所以他對學者說：「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³⁶³由此可見，孝的問題，他仍是放在本心說的概念之下去闡揚，並無明顯地將孝從本心說提萃出來，將他視為一個落實道的具體目標讓百姓去實踐。由此亦顯現上文所說象山的處事，以正心為本的態度，企圖將人事問題，全部回歸於本心來討論。

到了其弟子，便試著在本心說的理念下，將孝具體的彰顯出來，明確地告訴大眾孝、本心與道的等同性。而這番作為，當以楊簡最具代表性。前面的章節已論及陸門學者對百姓揚孝的部份，其中可清楚地看到楊簡在此的用心。所以，在自己的家鄉，楊簡是否也將孝視為風教落實的推行重點呢？由他所寫的〈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中，應該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楊簡乃四明慈溪縣人，從這篇墓誌銘中，明白地看到他對於孝與鄉里教化關係的注意。他在文中論及：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于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如辭而醒，迺底于寧，鄰里以其實上于縣，縣上于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駕，嗣

³⁶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頁399。

王溫顏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母，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叙其事。³⁶⁴

其中乃標榜陸學教化百姓落實「道」的途徑：「孝」的重要。再次說明「孝」即道，道即存在日用庸常間。他以鄉人所熟悉的孫孝子的生平，告訴家鄉百姓「道的具體形象」，以達到教化鄉里的目的。於此，楊簡不舉士大夫們常論的三皇五帝，不提先朝的古聖先賢，而以最貼近鄉人，最生活化的人物來對鄉人曉喻士人世界中「道」，將這形而上的思想簡約、具體化，這也充份地顯示陸學平易近人的教育方式。再者，楊簡與孫孝子應無親故，其死便為其寫墓誌銘，這其間的主動性，更可顯示出孝在楊簡的家鄉倫理與家鄉風教中的重要性。而在最後的銘文中，楊簡寫著：「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之語，由此再度顯現他對於鄉人落實道的鼓勵。以鄉人的墓誌銘讓他們知道，人人皆有道心，而藉由孝弟等親族倫理，便可抵達「道」的境界。如此的說法，豈不振奮鄉人的自信心？另外，從孫孝子受到政府褒揚時的回話，即僅言割肉體以孝母乃是本心之發而有此孝舉。如果這部份不是楊簡以自己的思想去修飾孫孝子的心意，那麼由此真是可以見到陸學在四明地區的教化作用。

第二節 家鄉的風教關懷與陸門學者的處事



一、陸象山

陸象山與家鄉主簿張季海的信中，曾提到金谿風俗未正的事情，期勉張季海以古人自期，能夠多加「自省」以「不失本心」，並且辨得義利之分，以率家鄉之民走向正道，使風俗淳良。³⁶⁵從陸象山寫給家鄉首長的信，論及風教方面，都還是帶有本心說的色彩，可說是不斷地向他們施予文字上的教化，期能啟發這些地方官的本心。完全符合前文所談到陸門學者對士人施教的方式。所以在〈與李宰中〉便有言：

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鬻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鬪，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³⁶⁶

³⁶⁴楊簡，《慈湖遺書續集》卷一〈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葉二十六~二十七。

³⁶⁵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與張季海〉，頁131。「比嘗與主簿論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溺。」

³⁶⁶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一〈與李宰〉，頁148。

由這段後半部的話，可以清楚地看出陸象山的處事態度，當面對「人」所造成的問題時，要怎麼解決它呢？即一切回歸本心。正心可以克服難行之事，因為正心可以明理，明理便能使事情發展合於道。至於人的行為之所以有不合於道，而有壞風教的原因，究其根本，便在於他們對於道的認知太過複雜。道並非那麼「高遠難懂」之事，道就在自己的本心之中，道就在庸常之間，於此完全展現出陸門學派講求「簡易」的教化特色。

象山除了關注風教問題的處理方式外，實際影響家鄉風教走向的獄訟問題，他又有何看法？在寫給張元善的信中便談到家鄉獄訟之事，說到鄉里積頌問題，乃因某輩好訟，常無理致爭，想盡辦法要打贏官司。迨由地方長官，對其曉以義理，而這些好訟者，也多能夠悔過自新。³⁶⁷這亦符合前述所提到的陸門學者的治獄態度，對於自己家鄉獄訟的評斷，陸象山仍是照著自己的教化理念而論，同樣以勸化、止訟為旨。總之，由陸象山所指出家鄉興訟的問題，除了以此可知南宋人民好訟的風氣之外，尚可以由此看出象山對地方獄訟的價值觀。在他筆下的賢德的長官，乃是一位懂得對鄉民曉喻道理曲直的父母官；而在陸象山的理念中，地方官的曉喻之心，乃是地方風俗能夠淳厚的要點。

二、陸門弟子

陸象山對於家鄉風教的關懷，仍然不出其教育理念，與他在其它地方的教化並無特別的不同。那麼，象山的弟子們又是如何呢？首先便先談論南宋陸學的重鎮，四明陸門弟子與家鄉的風教關懷。四明乃南宋陸學重鎮，而四明陸學的勃興，當是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在其家鄉致力傳播所致，特別四明史家亦曾為陸學，所以陸學思想對於當地風教理當有重要的影響。³⁶⁸因此，於此便以楊、袁、舒、沈等四人為主要考察對象，看他們如何著手使家鄉的風教淳良。當袁燮里居家鄉時，便曾設館講學以傳播本心思想，教化當地四明士人；³⁶⁹對於四明的地方官學的推展亦甚為重視，他寫了〈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予以申論官學教育的宗旨，須以道義為本。而這篇記文，亦是袁燮為了感念四明的郡博士李君，對於四明學校教育的用心而作。³⁷⁰由此可見，袁燮對於鄉里風教的關心。而袁燮里居鄉里教授，也為陸學在四明的發展奠定不少的基礎。像有不少陸門子弟，多是在四明接觸到甬上四先生而從陸學。如舒仲與(1163-1213)、³⁷¹路子齡(1153-1196)³⁷²。

³⁶⁷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六〈與張元善〉209-210。「弊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羣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辨其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為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

³⁶⁸可參見關於陸學發展的前人研究資料。如崔大華，《南宋陸學》第三章〈陸九淵及門弟子的思想面貌：甬上四學者——陸九淵思想的擴展〉，頁133-179；徐紀芳《陸象山弟子研究》等，對於南宋陸學的傳播，皆有所論述。

³⁶⁹袁燮，《絜齋集》卷二十〈舒君仲與墓誌銘〉葉十五。「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更其名曰衍，四明之佳士也。始余授徒里中，仲與寔來，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錄錄，習禮經作學子業，屬辭奔放，不為場屋。」

³⁷⁰袁燮，《絜齋集》卷十〈四明教授廳續壁記〉，葉九。「中興以來，四方校官廳壁，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贊者，必以道義為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於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為本者歟！人品既高，冠於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竝及之。」

³⁷¹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學於袁燮，後從沈煥、楊簡、呂祖儉學。

另外，舒璘對家鄉風教的啓發，則可從他替鄉人寫誌的內容來討論。在他替自己的姪女所寫的墳誌中，特別強調他姪女教導三子之事。當他姪女高興的告知他三子讀書有成，氣質轉為溫厚時，他也藉機向他的姪女傳達本心之說。³⁷³另外，為四明奉化縣人袁德輔所寫的墓誌當中，也是順勢在文中表達陸門的本心思想。³⁷⁴由此可知，將本心思想融入誌文當中，傳揚陸門思想，以啓後人，乃是陸門學者常使用的教化方式。除了由誌文傳達教化理念，從他們與家鄉士人的書信往來中，亦可見陸門學者傳播心學的用心。舒璘與四明樓氏的交遊，便可為證。在他寫給樓鑰的信中，便提到良心本自明白，只怕無所感發，而將本心給蒙蔽了，以此期勉樓鑰能夠常念、常信本心之能，以達進德修業之事。其中也提到四明士人歸從陸學之事，而且以此告誡樓鑰，要他以身為表率，不可遜責。³⁷⁵從舒璘三封寫給樓鑰的信札，可見陸門學者與四明大家樓氏子弟的教育。至於四明大族史家，更是使子弟從沈煥之子沈炳為學。³⁷⁶所以，四明陸學的發揚與這些陸門學者和四明大家的交遊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

除了四明陸門弟子對於家鄉風教有密切的關心外，孫應時對於家鄉的教化亦是相當的關切。為了使家鄉的風俗淳美，他亦是相當鼓勵家鄉以恢復古禮來導正人民的作為。所以，其家鄉餘姚舉行鄉飲酒禮時，他也特別為此寫序。在〈餘姚鄉飲酒儀序〉一文中，他說到：

惟吾邑之媿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邑士莫叔亢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媿俗，期無窮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樂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³⁷⁷

上述的文句，表現出他對於鄉里風俗的期待，希望藉由古禮的實施，能夠啓發鄉人禮義之心，使家鄉的風俗淳美。

³⁷² 袁燮，《絜齋集》卷二十〈路子齡墓誌銘〉，葉十八~十九。「路氏世居河南，金據中原，有諱觀者，義不臣屬，渡江南歸，歷官州縣，樂四明象山風土，始定居焉。為人渾厚質直，終從議郎。娶趙氏，生康，字子齡。……嘗從余學，余調官江陰，為子擇師將與之。」

³⁷³ 舒璘，《舒文靖公類稿》卷二〈竺碩夫妻舒氏墳誌〉，葉一。「董溪竺頤碩夫之配舒氏，余三從兄之女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與竺氏皆明之奉化人。年二十而嫁，……竺氏先世服田力穡，家尚朴野，雖長厚有餘，而文不逮質，於是諸子能勝冠，君為裹糧，俱負笈出就明師，歲時歸覲，問師友所講何說？汝曹所肄何業？所學何似？躬自督課，不懈益嚴。他日喜語余曰：諸子自得師，羶厲之習變而為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為溫厚，事父母、處兄弟，非曩日比，且丐余勉勵，以圖厥終。余告之曰：此心之良人所具有。先生能開吾善，不能予吾以善，三子繼自今，毋放毋逸，改過自修。」

³⁷⁴ 舒璘，《舒文靖公類稿》卷二〈袁德輔墓誌〉，葉六~七。「明州奉化袁氏族大而夥。……諸孤請誌墓，予竊歎曰：大朴既散，智偽日滋，質厚如公，雖文不足以自發，而良知良能著于日用者，如此是真近本者哉！乃不辭而書。」

³⁷⁵ 舒璘，《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再與樓大防書〉，葉十八。「每念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雖聖性所稟，與常人殊，至理義同，然初無少間，然後知前所傳聞，果有所自。此在太甲悔過，成王求助之時，因其初心之著，相與扶持，開掖若決，始達之。……而日來諸公又歸心門下，學可用而地可言，此他人願欲，而不可得者，今幸身處之。大防其任是責毋遜。」其餘二封信，皆在《舒文靖公類稿》卷一葉十七、十九。

³⁷⁶ 《寶慶四明志》卷九，葉二十五。「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史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³⁷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餘姚鄉飲酒儀序〉，葉二。

第三節 家鄉百姓的民生關懷---胥吏與救荒

除了不斷地從言語文字上啓發家鄉士人及百姓之心，若真要讓不識之無的老百姓生活中盡「道」，也得先面對一般老百姓現實生活的溫飽問題，才能符合孔子富而後教之意。在陸象山的文集中，提到有關於家鄉江西金谿的事情不少。其中便多是針對家鄉的荒政以及家鄉人民的稅賦問題而討論。而這些民生相關問題的討論，乃是象山深刻的體認到，若想要家鄉的風教淳美，地方政治的問題便勢必要有所解決。³⁷⁸〈與宋漕〉的信中，便直指鄉里百姓的雜稅過重，弄得民不聊生，即使有循吏想要替百姓解決過多的雜稅，但又被奸吏所把持，上層長官又不加以關注，使得家鄉百姓生活相當困苦。希望地方官能夠了解地方的民生艱困的實情，能夠避開地方貪吏，將不合理的雜稅給蠲除。³⁷⁹由〈與宋漕〉的信中可見陸象山深知家鄉胥吏擾民的問題。而在〈與陳倅〉裡，亦是指控鄉里的貪吏所造成的弊端。在文中，陸象山便由家鄉的奸吏已除，談到對金谿百姓被胥吏剝削的政治問題。³⁸⁰從這二封信可明顯的看出，即使陸象山人不在鄉里，但仍對於家鄉百姓的日常生活相當關切，常與家鄉的長官、鄉人書信往來，以交換鄉里訊息。所以，由此可知陸象山對於鄉里的掛念。

至於對於家鄉的災荒救濟，陸象山亦是有著相當程度的了解，他便特別指出金谿社倉之弊：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糴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³⁸¹

陸象山在此提出增設平糴倉以彌補社倉實施後在金谿所造成的弊端。他在文中詳細地說明金谿農收的問題，論之詳細，處處呈現象山對家鄉民生問題的關懷。³⁸²在民生關懷上，他經常

³⁷⁸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八〈與宋漕〉，頁107。「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

³⁷⁹同上。「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推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某嘗托契門牆，而占籍茲邑，嘗其休戚，不敢不告。」

³⁸⁰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七〈與陳倅〉，頁98~99。「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歡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歛，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械囚之具，所以禁戢奸惡，彼反持之以劫脅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奸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抵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于士大夫哉？」

³⁸¹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八〈與陳教授〉，頁108。

³⁸²同上。「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弊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處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歎為謳歌矣！」關於對鄉里社倉的關心，在卷九〈與黃監〉中亦強調平糴倉可對金谿社倉的彌補。

提到家鄉遭遇甘旱、³⁸³積水等天氣上的困擾，而導致田地荒蕪。正因為如此，所以在〈與王謙仲〉的信中，便提到蓄水的重要，以防秋旱。³⁸⁴總之，在陸象山的心中，一個賢德的地方官，便是要用心於這些細微的民生問題。傳統的中國社會乃以農業為主，自然地，地方父母官便應注意農民耕作所可能遇到的天災，而非一味地勸農勤耕以納稅。³⁸⁵而且，他也不忘為家鄉的農民爭取多方面謀生的機會。早期中國的手工業，多是農家在農閒時進行生產製造。金谿地區的農戶亦不例外，在農隙之時從是陶器製造以添補農耕收穫的不足。只是，當地父母官也對農人的副業進行徵稅，陸象山便針對這件事情提出他的抗議，為家鄉農民謀取福利。³⁸⁶從以上的資料顯示出陸象山對家鄉民生問題重視，而常與家鄉父母官通信談論鄉里之事。

至於四明的陸門學者，對於家鄉又有哪些實際的關懷，以改善鄉人的實際生活呢？首先，對於四明的災荒救濟，袁燮、舒璘皆表示他們的重視。淳熙年間，四明大饑，袁燮恰好也里居鄉里，而當時朱熹乃寫信給四明郡守，請他向袁燮商討救荒之方。³⁸⁷由此可顯示出袁燮在荒政方面的名聲以及他在四明地區的聲望。袁燮在荒政方面提出不少的看法。在〈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中其便有言：

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³⁸⁸

至於四明另一個陸門弟子舒璘，亦是對於家鄉的救荒相當重視。在他所寫的〈再與前人論荒政〉中，也一再強調救荒當以民為本的精神。其中提到當鄉里發生災荒時，其亦曾擔任救荒的工作，而深刻地體認到落實救荒之事時，人事的重要性。假使所用非人，即使在上位者有撫卹災民的美意，仍是會被奸吏給破壞，人民最終還是感受不到政府的用心。³⁸⁹除了袁

³⁸³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與張季海〉，頁131。「金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犁，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相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鋤，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

³⁸⁴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王謙仲〉，頁120。「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旱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

³⁸⁵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楊守〉，頁123。「金谿取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鄰，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遠絕。……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

³⁸⁶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與張元鼎〉，頁132。「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

³⁸⁷袁燮，《絜齋集》卷八〈題晦翁帖〉，葉三十。「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為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為可教耶。」

³⁸⁸袁燮，《絜齋集》卷一〈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葉二十二。

³⁸⁹舒璘，《舒文靖公類稿彙編》卷三，葉十六~十七〈與陳英仲論荒政〉「救荒之法大率以民為主，却就其中，與之究實，乃被實惠，往往今時所主，多在官賦，闕防既嚴，則所遣官吏，惟上所視減放，恐未盡實。……是時敝邑歉甚，某亦嘗任其事，雖鄉都不能盡得其人，亦十得五六。然抄割在秋末，給散乃在深冬，散米之日，飢餓者衆，與抄割時事體不同，又須賑濟官通變措置，是時州縣先以當來抄割戶口，申上司拘文畏責，不敢更易，遂使應抄割者不沾惠，而不應抄割者反得之。」

變、舒璘藉由參與鄉里救荒之事，表現出他們對地方百姓的關懷外，在鄉里進行濟貧的公益活動上，則可以沈煥為代表。

而沈煥在四明最著名公益活動便是其與史浩、汪大猷(1120-1200)等人籌辦鄉曲義莊的事績。³⁹⁰事實上，乾道年間，沈煥任職於地方時，其荒政的施行便為人所稱許。直至光宗紹熙元年(1190)，對於自己的家鄉的救濟又具體化的施行，其〈行狀〉有言：

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為之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病矣。³⁹¹

沈煥的輕財好義，是有所聞名的，游中都，浙西帥知其貧，便欲資助他個人。³⁹²後沈煥因秉著廉約自守的原則，予以拒絕。但之後其回鄉便有所行動，以地方上的公益組織來救濟四明的貧士、貧宦。³⁹³盡量讓地方上貧窮的仕族不用因為迫於實際上生活的困窘而有傷節害義的危機，此對於地方士風的維持亦是有貢獻。³⁹⁴由此可知，四明的陸門學者對於家鄉百姓的民生問題乃是付出相當的心力。

除了四明的陸門學者外，象山另一弟子饒延年亦是熱衷於地方上的救濟活動，³⁹⁵地方志上這樣說著他：

居鄉樂施，歲遇艱糴，一夕露禱，米斗之直，舉斗槩量，得錢六十五，立為定直，終身行之，積米之家，多怨延年。曰：爾家歲入可計，若以其餘出糴，高價亦不過數十千，遂計數還其直，由是鄉黨無敢貴糴者，咸以長者稱之。³⁹⁶

身為地方富室，饒延年對於在荒災中，積米之家趁機哄抬米價的問題，早有所了解。身為饑荒時的既得利益者，其不顧自身利益，全以貧民下戶為念。在地方的災荒救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完全顯示出陸門學者「發明本心」後，所展現出來的仁心。至於象山另一個弟子石斗文，其為人亦是輕財重義，別人有難，必定傾囊相救。³⁹⁷除了熱於救濟他人，其閒居鄉里時，亦是積極的關注地方上的荒政：

³⁹⁰ 《寶慶四明志》卷十一〈鄉人義田〉，葉二十一。「太師史忠定王鎮會稽，日捐公帑之金，市田數百畝名義田。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與孤女之不能嫁者，以其租入差給之。既閒居鄉里閑端憲沈公煥請曰：吾鄉義風素著，相調相，不待甚富者能之，而求者日衆，後難繼也。舉稽近比行於此，其可乎？王聽其言，乃與沈及少師汪公暨其子尚書大猷合辭，以倡好義者，於是或捐己產、或輸財，以經費積田漸多，郡太守相繼輟在官之田若錢。今丞相史魯公又捐褚券附益之。」

³⁹¹ 袁燮，《絜齋集》卷十四，葉二十三。

³⁹² 袁燮，《絜齋集》卷十四〈通判沈公行狀〉，葉二十三。

³⁹³ 沈煥對四明鄉曲義莊的參與，可參考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鎮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³⁹⁴ 《延祐四明志》卷十四〈義莊記〉：「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濟恃，不汨喪素節以為子孫計。」

³⁹⁵ 饒延年：生卒年不詳，字伯永，號止翁，崇仁人，家臨川。

³⁹⁶ 《明一統志》卷五十四〈撫州·人物〉，葉二十二。

³⁹⁷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葉十一。「一旦扣門，以急難告，情實可矜者，奮然身任之。上下經營，不顧吾力及不及，其捐財濟人，或傾囊裝，解衣輟食不自留，明後日計。」

閒居鄉曲，事有關百姓休戚者，必以告有司，由悉力於救荒，前後以賑贍，建白於府帥部使者，因而見委者三，往往以私錢佐其用，蓋嘗質告身乞糴，以足至。³⁹⁸

石斗文對於家鄉荒政的奉獻，可說是全心盡力，完全不顧自身利害，全以救荒為先，自己或妻小的生活可以全然不顧，孫應時說其「目前瑣細，多闊略不經意。謀生鹵莽，視妻子寒饑漠如也。」³⁹⁹由此可見陸門學者參與地方救濟事務的推展，可說是不遺餘力，並不像時下對心學的批評，說其乃是流於空談之說。

在這個部份，試圖以家庭倫理、處事態度以及與鄉人民生相關的救荒事業等三個層面，勾勒出陸門學者對於自己家鄉的關懷重點。在家庭倫理中以孝為綱，面對家鄉的人事仍然以本心的概念予以解決，而家鄉的救荒與公益活動更是積極參與。由此在在顯示陸門學者對於家鄉的重視，以及他們為了改善家鄉生活環境所作的努力。前文談論陸門學者對於地方教化的同時，便論及他們的教育方式乃側重深入到受教化者的生活環境中去施展教化。也正因如此，他們了解到，若要使自己的家鄉達到風俗淳美的地步，勢必就得對於鄉人的基本生活有所「了解」。而這樣的體認，由陸象山談到家鄉農民的實際生活狀況便可得知。綜上所述，也顯現出陸門學者對於家鄉的關懷重點以及所呈現出的教育形像。當然，對於家鄉的救濟關懷，亦或許並非是那麼具有目的性，也並非只為了達到教化的目的，這其中相當大的成份或許應是屬於儒家學者對於人道的的基本關懷。只是，在這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本章節並非定論陸門學者對於家鄉關懷的動機。畢竟，這背後動機的探討，多會流於見人見智的問題。所以，在這個部份，我們只能從有限的文字資料，試圖融入至陸門學者的思維當中，去揣摩想像當時陸門學者對於家鄉關懷的「心情」。並且，將他們對於家鄉關懷的重點以及事蹟，從故舊紙堆中重現出來。

³⁹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葉十二。

³⁹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葉十三。